

伊滨新城之畅想

◆云中飞雁

公元二零一二年是伊滨新城拔地而起之年,建设之初,百业待兴,前途光明。遂作一文,畅想伊滨新城之未来。

伊水河边春潮起,滋养新城风水地。回看今昔百变化,地理位置得天时。北起伊河之南岸,南至郑洛三高速,西起二广高速带,东到帝陵南兆域。风水宝地起新城,伊洛丰碑新崛起。鸟瞰新城之景色,无限风光尽眼底。伊河边上玉带绕,一桥飞架帝都城。细数城内好风景,满眼春色郁葱葱。忆起当初拓荒事,酸甜苦辣五味陈。

伊河治理事从严,代代受益功匪浅。水乃城中百姓命,为民造福事不凡。同步规划早筹建,认真论证行不偏。充分研究显缜密,撒村并城完结篇。昔日农户家家乐,今日新楼座座起。筑得广厦千万间,村村户户尽欢颜。羊肠小道往日景,大道通途今日篇。农民翩然变市民,后顾无忧尽欢颜。

职教园区选址早,科学建设不负众。教育腾飞大鹏展,人才培养新摇篮。不问英雄何外来,百舸争流各扬帆。年年均有人才出,输送祖国需求处。自问哪来源头水,职教园区是源泉。

伊滨产业集聚区,中原大省特色地,洛南新区拓展带,先进产业领头雁。动力谷,新动力,带出新城新天地。制造业,新天地,国内首屈当一指。深加工,高科技,仓储物流服务区。高新技术产业链,保障城内供应全。民营企业遍地开,花开正艳香自来。

环境保护着手早,工业生活两协调。一心两轴四片区,划开生态一廊道。伊水横穿新城内,管道网络铺四方。研发中心为龙头,郑西客运为轴线。北生活,南生产,不误商务与休闲。伊水河边细浪翻,伊洛大桥通开元。飞架东西洛阳城,连接开发一条线。洛水东西联一体,龙腾河洛舞九天。

历史文化特色区,见证伊洛辉煌史。西汉太学第一府,汉魏故城创佳绩。东汉帝陵南兆域,相公寺里话过去。二里头内拂夏风,独乐园里沐宋雨。风流人物范仲淹,留下美文代代传。

二十万人先锋队,筚路蓝缕创业艰。五十万人后备军,继往开来谋发展。先驱不怕开拓难,千辛万苦若等闲。新城建设展新颜,集思广益谱新篇。经济繁荣康乐园,社会和谐人人赞。

后记:伊滨区发展绝非一蹴而就。吾辈正日夜兼程,期早结硕果,完成全区人民之重托,并以此文共勉之。

我心中的伊滨新城

◆伊明

这是一片年轻的土地
文化为魂水系为韵,产城融合生态宜居
比伊河更美的,是那两岸风光旖旎的水景生态走廊
比伊水更靓的,是那万安山上灿如云霞的生态农业观光
北生活,南生产
咱们洛阳城市发展的新亮点

这是一片热情的土地
泥巴裹满裤腿
汗水湿透衣背
工地上来往穿梭的车辆,办公室里彻夜不息的灯火
园区领导呕心沥血早出晚归的背影
机关干部团结拼搏行色匆匆的脚步……
吃苦耐劳不怕累,闻鸡起舞好男儿
我们在园区的建设中百炼成钢
我们在园区的成长中青春无悔
俱往矣,
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
伊洛大道高铁大道开拓大道洛偃快速通道
希望路吉庆路协和路团结路
玉泉街孔明街石安街文明街
一条条大道为我们带来安康
一条条大路为我们带来吉祥
一条条大街为我们带来如意

这是一片美丽的土地
巍巍万安山悠悠伊河水
你看园区小路变通衢
你看伊河座座桥梁化虹霓
你看CBD一栋栋高楼平地起
你看产业集聚区日新月异
只要精神不滑坡,办法总比困难多
“十二五”的号角已经吹响
园区的蓝图已经绘就
我们守土有责
我们披肝沥胆
我们众志成城
我们敢于担当

天行健——君子当自强不息
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在第一届知识型、专家型领导班子的带领下
26万伊滨儿女必将在这片热土上
用如椽巨笔
谱写出伊滨新城灿烂的明天

美文 品读

且插梅花醉洛阳

◆阮小籍

余秋雨先生曾在《阳关雪》里说,诗文的魔力,竟能把偌大一个世界的生僻角落,变成人人心中的故乡。比如劝君更进一杯酒,阳关,比如烟波江上使人愁的黄鹤楼,比如夜半钟声到客船的寒山寺……

洛阳,就是这样的一个地方。一句“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让洛阳成了多少男人心头的故乡。

酒色财气一把刀,名利锁催催人老,君不见,多少同林鸟,已成了分飞燕?多少男子汉,一怒为红颜?佛家三苦——得不到、不想要、已失去,人到中年,体味尤深。

万家灯火夜雨敲窗时,一句“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让多少沧桑的心灵望峰息心,让多少孤寂的情怀心生暖意,让多少难言的苦涩冰消瓦解。

何意百炼钢,化为绕指柔,要知道,红尘俗世里,银碗盛雪、玉壶冰心,从来都是人生的一种极致。

张籍说,洛阳城里见秋风,欲作家书意万重,李白说,谁家玉笛暗飞声,散入春风满洛城;韦庄说,洛阳城里春光好,洛阳才子他乡老……舞低杨柳楼心月,歌尽桃花扇底风,洛阳,从来都是男人落魄时的解语花,富贵时的忘忧草。

先说那个叫阿斗的后主刘禅,国破家亡后寄居洛阳,西晋皇帝司马昭问他,你思念成都吗?刘禅却说,在洛阳我很

快乐,由此还产生了“乐不思蜀”的典故。虽说是梦里不知身是客的一晌贪欢,也足见洛阳之于成都,对刘禅那绝对不是一般的“给力”,在小刘的潜意识里,洛阳未尝不是他人生的故乡。刀钝刃乏恩断义绝梦方破,说什么刀光剑影,管什么鼓角争鸣,小刘说,我实在太累了,我只是想把一颗伤痕累累的心安顿在洛阳。

再说那个叫诗圣的杜工部,八年离乱,萍飘天涯,忽然听说官兵在洛阳打败了叛军,喜极而泣,归心似箭,多少的辛酸无奈、多少的凄苦迷茫、多少的日思夜盼,都化作心头的狂喜——纵酒吧,放歌吧,蹬脚吧,回洛阳吧。清人浦起龙在《读杜心解》里说,《闻官军收河南河北》是“杜老生平第一快诗”,真的是所言非虚,要知道,洛阳,那是老杜的家啊。

还有那个口是心非的白居易,山寺月中寻桂,郡亭枕上看潮,一忆二忆三忆的都是江南,六十七岁时,又写下脍炙人口的《忆江南》词三首,字里行间,溢满了对江南的相思之苦。但晚年白却选择了洛阳的龙门香山,而不是杏花烟雨的江南,这足见洛阳在香山居士心头的分量。言不由衷的官场,背后使绊的江湖,还是洛阳好,携取旧书归旧隐,落花啼鸟一般春,老白终于在洛阳停下了漂泊的脚步。

刘禅、杜甫、白居易,代表了男人的三种境界——帝王

将相、达官显贵、落魄文人,不论身份如何悬殊,不论地位如何迥异,都莫不把洛阳作为心灵的故乡,何也?“包容”二字。

洛阳地脉花最宜,牡丹尤为天下奇,说的是洛阳的花,名都多妖女,京洛出少年,说的却是洛阳的人。一方水土一方人,想想看,洛阳北有邙山逶迤,南有洛水潺潺,中间是白马寺的晨钟暮鼓……既不乏漫天雪飞的北国风光,也不缺杏花烟雨的江南春色,仗剑天涯的英雄好汉也好,一地鸡毛的贩夫走卒也罢,都可以植物一样,在洛阳自然地生长。玉树临风、让女人意乱情迷的小帅哥潘安,才高八斗,写《洛神赋》的情书高手曹植,富甲天下、一掷千金的钻石王老五石崇,还有贾谊、左思、李贺、韩愈、元稹、刘禹锡……洛阳,的确是个适合男人这种动物生长的城市,所以,张恨水说,洛阳是个很男人的地方。

洛阳城东西,长作经时别。昔去雪如花,今来花似雪……如果你胸怀天下,就来洛阳打一片江山;如果你学富五车,就来洛阳写出洛阳纸贵的文章;如果你居家过日子,就来洛阳柴米油盐酱醋茶……

心,在哪里安放?
玉楼金阙慵归去,且插梅花醉洛阳。



深山槐花开

◆韩报春

近春天,山里终于有了生机。葱茏了满山的槐树,枝叶茂密,串串槐花点缀其中,虽然没有盛开,乳牙般、白生生的沉甸甸饱满。

早晨,外面沙沙的扫地声告诉我,是母亲在打扫院落了。起床,推门,清香扑面,仿佛一夜之间花儿都开在了枝头,整个山村,都泡在花香中。

院中的磁盘上母亲已摆上了早饭,腌香椿,玉米糝汤,刚出笼的花卷馍。端起碗,母亲幽幽地说:以后,你秦叔是不会再来了。说完,眼通红了。

山里的春天总是来的迟了一些,但杏花才谢,槐花却又初绽了。每每这个时节,山外的放蜂人都赶着花期,把一箱箱的蜜蜂运进山来,盼着风调雨顺,有个好光景,落个好收成。秦叔就是趁着黑夜进山来的。他说蜜蜂记忆力好,若不趁黑归巢后搬运,它们会寻家。

三年前,槐花盛开,我正在院子树下看书,秦叔来家里说两个小孙子进山来玩,借个大大的做饭锅用。偏僻的山村不足二十户人家,石片垒墙,柴排做扉,进山的人不论生疏,借碗用瓢,随意进谁家,哪家都不会拒绝,他们感激着山里人的淳朴和热情,山里人欢喜

着他们给山里带来的一些热闹和新鲜。何况,秦叔还是远房的亲戚,都年过六旬了,还带着两个失去父母的小孙子艰难过活。秦叔拿上锅对我说:“今年蜜蜂都搬到四道沟了,没事去耍吧。”

秦叔是个寡言人。

沟狭长,杂草、灌木丛生,沟壁森森地茂密着参差不齐的槐树,天然的阴凉。槐花开了要迟七八天左右,花期也更绵长,每年四月底五月初,整道沟都开满了白花花的槐花,盛花期时,碧绿的叶子几乎都被淹没,似满沟挂着碎玉,花香荡漾在整条沟里,浓的化不开来。这儿是个绝好的放蜂地,只是山道崎岖,车不能近前,蜂箱要人工一箱箱的上下往返搬运,难怪很少有人来了。

雨后初晴,我去见了秦叔,二十多个蜂箱一字排开在沟边稍平整的阴凉处,没近前,

就听得蜜蜂飞舞的嗡嗡声,秦叔戴着纱帽在查看蜂坯(附着蜂巢的长方形木框子),两个稚童在塑料布撑起帐篷边玩耍,一条蓝花被晾晒在低矮虬劲的核桃树干上。

秦叔忙活完,去沟底的溪水里洗把脸,拿了一个小收音机,坐下来和我闲谈。我问,今年的收成怎样?秦叔说,还可以,只是年龄大了,又患有肝病,不能走的太远,一亩多薄地能解决一家吃饭的问题,只是经济还不宽裕,自己看病,两个孙子将来还要上学,都要开销,这条沟槐树多,花期长,能多取点蜂蜜。秦叔叹了口气,望望天,又垂头拨弄起收音机来。这是他唯一的爱好。我无言以对,秦叔的心里流淌着不尽的愁苦和郁结。

以后隔三差五我就来找秦叔,他也给我讲解了很多养蜂的知识:槐花蜜是最上乘的,雨后的花蜜最多,但不能连阴雨;蜂坯要勤查

看,蜂巢不能封盖才取蜜。

大约一个多月后的傍晚,秦叔来家里送了一瓶蜂蜜,说要下山回家了。我送他出门,门口停着一辆四轮车,车上装着蜂箱,被褥,还有两个大铁桶,两个尚未懂事的孙子坐在车厢的被褥上嬉闹。秦叔说,今年还不错,取了将近三百斤蜂蜜,回家一点点了,一年的花销基本也就顾住了。

明年的春天还要进山。目送秦叔,夕阳里,他搂着孙子,凝成了一座山。

来年的春天,我到了南方的一个小镇打工,给母亲打电话,闲谈中问起秦叔,知道他又进山了,只是肝病加剧,愈发的消瘦,说话的声腔也没有了底气。还说山里整个花期隔三差五的下雨,秦叔的收成也不如了去年。握着话筒,我心里骤觉难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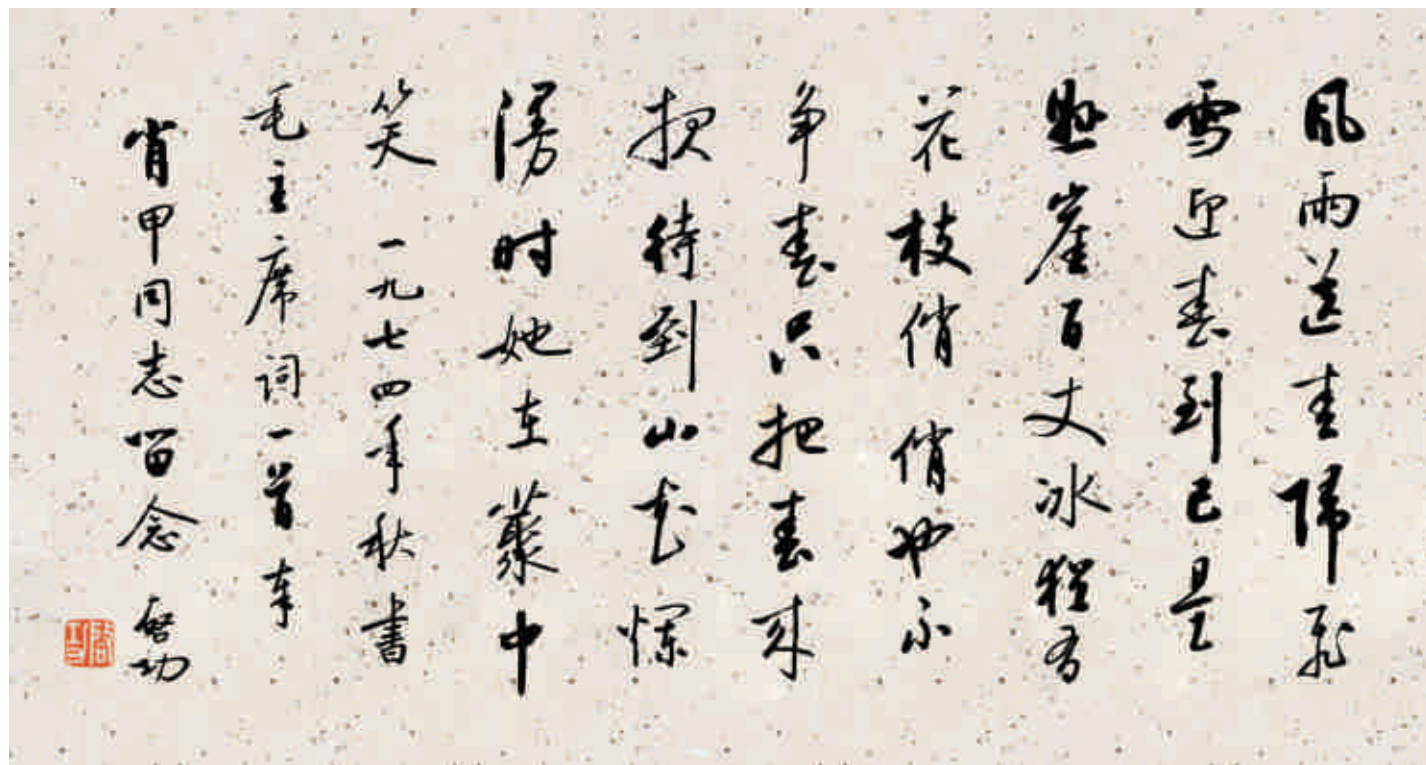
今年,大约是二月下旬的一天,吃过晚饭,母亲说,前一段,你秦叔病重,明天你去山外看看吧。我便催母亲打电话,想明天清早就去看他,看他喜欢吃什么,我买点礼物去。母亲拨通了电话,却听到了一个噩耗,秦叔半小时前刚刚去世。我一惊,赶紧起身,推上院子里的摩托车冲进了夜色。

山里的夜,依旧寒气逼人,我把车骑的飞快,昏黄的车灯照在道路上,冷风阵阵,黑呼呼的树影齐刷刷向后倒去,突然间我泪流满面,不能自抑,不住的抽出手来擦拭模糊的双眼,总以为老实寡言的秦叔不会走的这样快;总以为今年他依旧会带着孙子来进山;总以为四道沟满山的槐花还在等待着他;总以为一个人的离去不应该是忽然间的一瞬。

到秦叔家,他直挺挺的躺在一床竹席上,面庞黧黑,整个人瘦成了一把干柴,似乎风干了整个躯体。小儿子正按乡俗用剃刀给他刮脸,穿寿衣,小孙子在一边“呜呜”抽噎,秦叔却显得平静,不住地给我诉说:老头最后滴水不尽,一会儿昏迷,一会儿清醒,昨晚还念叨着再难也要让孙子上学;病好了还要去山里放蜂;按黄历,今年是大年,沟里的槐花会比往年开的稠密,老头知道病没治头了,药都不舍得吃,硬是仔细了一辈子啊……

深山的槐花,开了又谢,谢了又开,可你为谁年年开放,岁岁芬芳?又为谁落花生冢,凋零成泥?轮回的梵音,绝唱的宿命,浸润了几多飘摇风雨?

而今,青山依旧,花海如潮,天涯望断,不见故人来。



书法欣赏

又是麦花飘香时

◆沧海一笑

麦子扬花时节我回到了久别的家乡,想帮家里干些农田里的营生。

正赶上麦田浇灌浆水。

头天晚间我和父亲来自家地头,挖些淤泥筑起闸堤,再加上些杂草,铺上废旧塑料布,听不到漏水声,闸堤就算筑好了。等待着一家浇完挨着一家浇,前面还有十几家,父亲就劝我先回家睡觉,我坚持让父亲回去,父亲说:“在这里人多也没用,有我在地里等着就行,轮着咱浇我叫你。”

我回家懵了一觉,醒后天还没亮透,院中树上的鸟儿正在争相发言开晨会,翻身起床却不见了母亲。简单洗漱欲下麦田时,却发现灶台上摆有我爱吃的油馍和腌细萝卜丝菜。眼睛就发热了,不知母亲啥时起的床。母亲给我盛来热汤,让我多吃点,不要慌。我三下五除二吃了点,就匆匆下地了。

赶到麦田里,父亲早已扯开了地口,溪水唱着欢快的小曲顺着水泥小渠奔向麦田。父亲的双脚和裤腿已被露水打湿,正在吃力地挖麦田的人水口。清凉的晨曦中父亲额头浸满了汗珠。我接过铁锹要父亲回去吃早饭,父亲嗯了一声却

没离开,看着我挥舞铁锹挖土打堤说了声:“慢慢缓着干,别累着了。”然后才离去。

一阵清风吹来,麦浪滚滚,麦田成了绿色的海洋,麦花飘香如浪花翻飞。

太阳公公从东方探出脑袋顽皮地抚弄着抽穗的麦芒。露水退了。

我坐在田埂边看着麦花出神,不觉中父亲又回到田头,用他粗壮的布满老茧的大手擦去我额头的汗珠,把一顶草帽戴在我头上:“小心晒脱了皮。”

我劝父亲回去看他爱看的《乡村爱情故事》,别再来田里了,父亲笑了笑回头走了。

一会儿,正在我挖土打坝的时候,父亲又来了,左手提着水杯,右手提着装满苹果和酸奶的塑料袋。

“爹,你咋又来了?”
“天热怕你渴。”
果然有些口渴。
茶水不烫不凉,正喝,酸奶散着余温。
“你胃不好,你妈把开水凉好,把酸奶煮好,叫我给你送来,你歇会儿,解解渴,我来!”

突然我听得远处有流水声,寻声查去,有水哗哗流向另一畦。父亲急忙赶上前去,用双脚用力猛踩一处田埂内边。

“还淌不?”
果真水止。

父亲说:“鼠洞跑水,出水的地方一定在田埂里边,仔细看才能发现”。边说边喘着粗气,双脚满是泥水。剩最后一块麦田时,父亲又来到田里。骄阳似火,大地发烫,麦穗烤出了汗。

父亲送来了油馍和鸡蛋。

油馍皮薄黄亮瓷实有嚼劲。我特爱吃,可胃不好,吃多了消化不好。

父亲拿过铁锹边干活边看着我吃。

刚吃了几口,父亲停下手中活说:“把鸡蛋吃了,少吃点馍,吃多了你胃受不了。”

停下不吃了,父亲又说:“想吃就再吃点。”

我又刚吃了几口父亲又说:“算了,吃多了胃受不了。”

父亲见我吃不吃了,将铁锹插在田里来到我近前,缓缓剥了一块亮黄的油馍外皮:

“想吃就再吃点吧,最后一块。”

看我手上有泥水,父亲就把油馍外皮塞在我口中,我咬了一口,就想起小时候得病时妈妈喂食给我的情景……

一阵微风吹来,麦花飘来的清香沁人心脾,我陶醉了,父亲也陶醉了,想必母亲也陶醉了……